

「南方文明」的南方—— 越南東山文化人形柄銅短劍初探

陳光祖*

在今日中國「南方文明」的南方，存在一個高度發展的古代文明——東山文化。東山文化及其前身除了有其自新石器時代末期以來自身文化發展的清楚脈絡之外，也有明顯的證據顯示，越南北部與中國南方甚至華北在其文明形成的過程中，存在不同程度的接觸與交流。過去中國學者多認為這種接觸是單向的，越南北部地區為單純的文化接受者，並且在相當程度上，這種外來文化因素形塑了東山文化的風貌。但出土證據顯示，這種文化交流不是單向的，東山文化的特徵器物——人形柄銅短劍也曾在中國湖南長沙楚墓中出土。本文爬梳研究所能獲得之人形柄銅短劍資料，認為東山式人形柄銅短劍可以分為二種類型六種形式，其製作的年代約從西元前四至三世紀到二至一世紀，它們並非實用器，而可能具有某種儀式性功能或代表持有者之身分地位。而其早期形制在西元前四至三世紀即透過某種方式與途徑傳入中國長沙地區。

關鍵詞：東山文化 人形柄銅短劍 文明 南方文明 文化接觸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壹・楔子

對文明的定義及其進程，不同學科有不同的關注重點，不同學者也有不同的看法，對不同地區文化發展之文明指標，也有不同的認定。西方人類學會以下列要素之出現，標誌文明的產生：糧食製造方法的高度發展、管理各項演進中之規範制度之專業技巧的發展、統治階層開始控制生產工具、職業商人階層活躍於高度發展的交易所網絡中，以及出現專職的技藝人員等等 (Hunter and Whitten 1976, 73)。就西方考古學對近東文明之認定而言，其指標包括出現依附於城市的複雜社會組織、由中央掌控的共生經濟型式、產生文字以維持簿籍紀錄，以及出現大型公共與紀念性之建築物 (Fagan 1989, 377)。中國考古學則一般同意有牆城市的產生、金屬的冶煉與製造，以及出現文字為文明階段的指標（施勁松 2001）。¹

二十年前，「中原中心論」為中國考古學研究的指導思想之一，認為中國文明的產生僅出現在中原地區，夏商周編年也廣泛運用在黃河流域以外的中國內亞、西南與華南地區。近十餘年來，在今日政治中國疆域內許多地區，都發現早期文明的要素。尤其是中國南方長江流域，多處發現四千年前的城址，同時的墓葬資料反映明顯不均衡的社會權力結構。至西元前第二千紀以後，長江流域乃至華南各地陸陸續續出現青銅時代文化，已實質進入文明階段。這些地區性文明不但有自身長期發展的傳統，也在輻射其文化要素的同時與鄰近的其他文明載體有所交流與互動。

在上述中國「南方文明」的南方，西元前三世紀末之前，秦、漢時代大規模軍事政治勢力尚未到達時，越南北部有其自新石器時代以來長久持續發展的地區性主體文化。其銅器時代文化從 Phung Nguyen，經過 Dong Dau, Go Mun，而到東山 (Dong Son) 文化，金屬技術工藝不斷發展，農業生產方法改良，出現了大量的青銅農具與灌溉農業，隨葬品顯示財富分配不均，代表階層分化的儀式性器物產生，可能發展出階層式的社會組織 (Chinh Hoang Xuan and Bui Van Tien 1980; Pham Huy Thong 1983; Tessitore 1988/9)。越南學者一向將東山文化比附於

¹ 施勁松 (2001) 報導二〇〇一年八月初召開的「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及早期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紀要，提及討論文明起源的指標另有禮儀、宗教與農業等。

傳說中的文郎國雄王統治的時代，並與「兩河文明」或「黃河文明」比擬，而稱之為「紅河文明」(Pham Huy Thong 1983)。從所見考古資料而言，東山文化已具備前述部分文明指標，無疑已邁進或十分接近所謂的「文明階段」。

另外，考古資料也證明，華南南方的東南亞地區與今日中國境內的交通聯繫，從很早即已存在；在西元前第二千紀前葉，牙璋不僅分佈於華北的陝西、河南、山東，華中的湖北、四川，華南的福建、廣東、香港，直至越南北部（鄧聰 1997；葉廷花 1998），甚至有學者根據出土地點，提出牙璋傳播之「牙璋之路」（曾騏等 1996）。約在西元前第六世紀開始的東山文化是一擴張性很強的文化，「東山式」器物或母題曾在島嶼東南亞被發現；² 銅鼓從雲貴兩廣、大陸東南亞、島嶼東南亞，乃至幾內亞島西部，均有分佈，東山文化與雲南滇文化的關係也是學者長期關注的焦點。牙璋、銅鼓資料豐富，已有許多討論文章，牙璋在越南的分佈，學者歸諸於源自中國的傳播；銅鼓在島嶼東南亞的出現，學者都同意源自亞洲大陸南部，但在南部亞洲的分佈，起源尚有爭議。人群互動，有來有往，在中國「南方文明」的南方似也應該有文化回饋。一九七〇年代中在華中地區長沙市近郊一座墓葬裡出土一件人形柄銅短劍，其形制與越南北部東山文化多處遺址出土的一類人形柄銅短劍完全一致，而此類人形柄銅短劍無論就其分佈範圍、出土數量，以及人形像的表現方式與內容，屬於東山文化的典型器物應無疑義，華中地區出土的人形柄銅短劍源自今日越南政區北部實可確定。學者對於東山文化人形柄銅短劍的討論較少（參見梶山 1986；Ha Van Tan 1994），爰爬梳相關資料，並就相關問題討論就教於方家。

貳・東山文化人形柄銅短劍之類型

一九九四年，越南考古學家出版了對銅器時代晚期至鐵器時代早期東山文化研究之總結報告，該書報導在今日越南北部的東山文化分佈範圍內，出土了十九件人形柄銅短劍，出自至少十二個遺址 (Ha Van Tan 1994, 87-88)。³ 其中十四件被分類為匕首 (dao gam)，發現於紅河流域的有六件，分別出於 Lang Ngam,

² 有學者一度將東山文化波及之範圍擴大到大洋洲與南美洲 (Riesenfeld 1950; Janse 1973)。

³ 很可惜地，這十九件風格特具的器物，在該書中僅有整體綜述，除一件外，缺乏個別器物整體形制、人像姿容的說明，也沒有相關系絡資料，所發佈之圖像資料僅有四件，而筆者在他書未見者，僅一例。該書中似乎也未將 d'Argence 所收藏的二件此類器計入。

Thuy Nguyen, Bao Ve, Ban Ty, Cho Leng 與 Ha Tay；在馬江流域有兩件，一件出自東山遺址，另一件來源不詳，現收藏於清化 (Thanh Hóa) 省博物館；在河內，私人收藏有一件；另外在乂安 (Nghệ An) 省 Lang Vac 遺址出土有五件。⁴ 另外五件尺寸較長的被分類為短劍 (kiem ngan)，在本文分類為 BI 式，說明詳下。此外，在中國湖南省長沙樹木嶺也出土一件「東山風格」的人形柄銅短劍，再加上歐洲博物館收藏的兩件同類型器以及一些私人收藏品，已發現有超過二十件東山文化風格的人形柄銅短劍。這些人形柄銅短劍的共同特徵是在短劍把手部位，以鑄造方式鑄出一完整的雙手叉腰之人類立像。根據其人像造型、紋飾、服飾等多項特徵，可以將這種器物分成兩型六式。由於這些器物的出土數量少，並且大多缺乏詳細的出土資訊，因此，下文除了就所能獲得之資料，對其進行分類外，並對其個別進行描述，大致出土地點則請參見圖一二。

一・A 型

此型短劍劍柄鑄出之人像均裸上身，兩肩斜下，兩臂下垂曲撐支於兩胯外側，與身體形成一狹長的細弧；兩腿直立，中間有狹長縫隙。手指、腳趾箕張分明，宛如鳥爪。全身僅腰下膝上以布幅遮蔽前後，膝以下裸露。頭上都以絆帶束髮，頭後垂兩股編成的髮辮至肩下。兩手下臂各戴一環，耳部都有飾件，或耳栓或耳環；裝束、配飾較不華麗繁複。整體尺寸較小，均屬兩側有刃的短劍，劍身扁平，概呈竹葉形，似乎沒有中脊。根據細部差異，可以分為二亞型四式。

(一) Aa 亞型

Aa 亞型短劍劍柄人像，頭上都以絆帶束髮形成圓餅形髮髻，耳部飾件主要為耳栓，但也有戴耳環者，耳部稍微拉長變形。此類短劍數量較多，目前發現至少八件。

I. AaI 式

AaI 式短劍劍柄人像為女子像，有明顯胸部，兩耳各有一耳栓飾。劍柄基部向外移出，但未迴環成圈。目前發現數量有六件。

⁴ 根據 Ha Van Tan (1994, 87)，被歸類為匕首的十四件短劍中，其中可辨別的，有九件為男性形像，三件為女性；其中兩件出自 Lang Vac，一件為清化省收藏。

1. 中國長沙樹木嶺出土一件

一九七四年在中國湖南省長沙樹木嶺一豎穴土坑墓⁵中出土一件人形柄銅短劍（圖一-1）。顏色碧綠，刃端稍微殘損，殘長二十點八，刃長十二點八，刃寬三點五，柄長八點六，人像高約八公分（湖南省博物館 1984）。劍柄鑄出一直立婦女形像。鼻部不顯，以單線鑄出唇部，菱形大眼，十分突出，長細眉，耷耳至頤，右耳有大的耳栓飾，左耳不明。胸部以兩圓圈鑄出乳房。額上橫繫頭巾，上有短直平行線紋飾；環腰繫一布（或繩），下繫掛小短裙遮蔽前後，前裙上端飾有三道平行三折鋸齒紋飾，下端為短直條紋飾，後裙為長直條紋飾。

此人像形像鮮明，臉型、姿態、服飾、裝飾各項歷歷分明，顯然是按照某一形像鑄造的，可能代表其製作地區的某些特定族群或某階層群眾。其出土系絡將於下文處理。

2. d'Argence 在 Hà Đông 省採集一件

d'Argence 收藏品中，⁶ 有一件出自 Hà Đông 省⁷ 的人形柄銅短劍殘件 (Goloubew 1929, pl. 19a)，現藏河內歷史博物館，編號 I:22189（圖一-2）。此劍劍身大部分殘失，柄部則完整無缺。劍柄鑄出一直立女人像，其面貌、姿態、衣著、所戴裝飾品等等，與長沙樹木嶺所出者，幾無二致；唯劍柄基部以高角度侈出，但未形成小圓環，長度約為八點五公分，與樹木嶺出土者之尺寸亦同。與樹木嶺短劍略有差異之處，為其兩耳均有耳栓飾，眼睛以圓圈表示，而非接近菱形。⁸ 此短劍之出土資料闕如。

3. Brow 收藏一件

Brow and Brow (2007) 發表其收藏的三件人形柄銅短劍，其中一件（圖一-3）在人物姿容、衣飾、人像基部弧線等方面，與 d'Argence 在 Hà Đông 省採集者十分類似。但是雙肩更為斜下，左耳為栓飾，右耳為大環。全長為十四點五公分，據云出自清化省。

⁵ 原墓號為74長樹M1，《長沙楚墓》列為 M1647（湖南省博物館等 2000, 189）。

⁶ d'Argence 於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在越南北部收集出土遺物。

⁷ Goloubew (1929, pl. 19a) 以及 Janse (1951, fig. 24) 作出自 Son Tây 省，Bezacier (1972, 115) 認為二人所記有誤，應出自 Hà Đông 省。鹿野 (1946) 亦作河東省 (Hà Đông)，Janse (1958, pl. 27.2) 已對其出土地點為 Son Tây 省之說存疑。

⁸ Goloubew (1937) 指出此婦女形像之胸部有刺青。

4. 疑似 Dang Trung 地區採集一件

Ha Thuc Can (1989, 11) 刊佈一件可能出自清化省 Dang Trung 地區的同類型短劍。其形制無論是人物姿容、髮式、裝飾以及劍身樣式，基本與樹木嶺出土者完全相同（圖二-1）。但是此器右耳、兩手臂著手環處，以及劍柄與劍身相接處等多處殘毀。其出土系絡以及伴隨器物不明。

5. Thuy Nguyen 地區發現一件

Thuy Nguyen 地區於一九七〇年以前出土一件人形柄銅短劍（圖二-2），具體的出土時間、形制描述與出土資料闕如，越南考古學家僅發表不甚清晰之正面照片 (Ha Van Tan 1994, 516, pl. 23)。根據照片觀察，劍柄為一纖細人像，有未至肩的耷耳，兩耳形態與樹木嶺短劍人像右耳類似，或有飾件。兩上臂略水平，下臂較長，兩腿間縫隙很小。這件器物保存完好，造型優美，屬於 AaI 式製作極佳的器物。

6. Brow 收藏一件

Brow and Brow (2007) 另發表一件人形柄銅短劍（圖二-3），人物形象與前述其發表的另一件類似，亦是左耳為栓飾，右耳為大環。人像基部不協調地膨大直下，與劍格間行成階梯。劍格在兩端迴環成小圈。此短劍劍身較寬，似有中脊，顏色深黝。全長為二十七公分，據云亦出自清化省。

II. AaII 式：Lang Vac 遺址出土一件

AaII 式人形柄銅短劍劍柄人像之姿勢、衣著、頭耳飾、劍刃形式等，與 AaI 式相同，但是其兩上臂與肩相接處，另各有一件環形飾，兩手共四件環飾。目前僅在 Lang Vac 遺址⁹ 出土一件（圖三-1），劍柄基部左端微殘，劍身約長十四公分，劍柄約長十一公分，全長約二十五公分。¹⁰ 人像乳房較小，臉形較為橢圓，臉部表現與較為寬厚的上身，顯現較為男性化的體態。

III. AaIII 式：東山遺址出土一件

AaIII 式各項特徵與 AaI 式極為類似，但耳飾不是耳栓而是大環，耳部僅稍微拉長變形。

其劍柄基部（即人立足處）兩端侈張，向劍身兩端各延伸環迴成為圓環，兩側圓環位置並不對稱。目前僅見一件，為一九二〇至三〇年代，原清化省稅務

⁹ Lang Vac 遺址共出土五件人形柄銅短劍 (Ha Van Tan 1994; Ngo Si Hong 1983; Pham Minh Huyen 1996)。

¹⁰ 據 Pham Minh Huyen (1996, pl. 8.1) 所發表的繪圖資料量度而得。

官員 Louis Pajot 在東山遺址發掘者 (Goloubew 1929, pl. 19b)。¹¹ 此器劍身殘損 (圖三-2)，全體殘長十一公分，從殘存劍身判斷，劍身亦為扁平狀，無中稜脊。所鑄人像應為女性，臉形較長，鼻嘴僅以單線表示；上臂略與肩平，使手與身體所形成之空間較為寬圓，致整體呈現不自然姿勢。上身長瘦纖細，乳房明顯，但由於身體過細導致兩乳相接。下身較短，身體比例失衡，五指箕張更甚；額上所裹頭巾似無花紋。

(二) Ab 亞型

Ab 亞型銅短劍劍柄人像未見明顯的乳房，似為男子像。基本衣著裝束、髮辮與 Aa 亞型相同，但具有明顯的大鼻，耳飾大環，耷耳垂肩，頭頂缺乏高出的髮髻。目前僅發現兩件。

1. Lang Vac 遺址出土一件

在 Lang Vac 遺址出土一件登錄為 LV81H5M12 之人形柄銅短劍 (Ha Van Tan 1994; Ngo Si Hong 1983)，劍身中段斷裂（接合？），劍尖與邊刃略殘，全長二十一點二公分，柄長九公分。人形劍柄保存完好，鼻子長高，十分明顯，如同現存婆羅洲的長鼻猴 (*Proboscis monkey*)；¹² 眼以簡單線條表示，似乎閉眼；耷耳至肩，掛有垂至肩下的大耳環。兩手斜下彎曲，置於胯部，形成一長軸較斜的狹長細弧。額頭上有束髮的頭帶，在枕部打結，頭帶上有短直條平行紋飾。頭髮為頭帶所束在頭頂形成一髻，並在頭後結成髮辮垂至背後肩下。所欲刻畫表現的人像，應與樹木嶺所出者相同，但此像造型有滑稽突梯感，略顯邈遠 (圖四-1)。¹³

此件為 Lang Vac 墓葬所出，遺址時代定為西元前二至一世紀，但詳細資料尚未發表，無法作墓葬分析，不知該墓的器物組合與確切時代為何。

2. d'Argence 在 Son Tây 省採集一件

除前描述者外，d'Argence 收藏品中，另有一件人形柄銅短劍殘件 (圖四-2)，據云出自 Son Tây 省 (Janse 1958, 51)。¹⁴ 此劍雖然兩耳並殘，左手亦殘

¹¹ 此件銅短劍出土系緒資料闕如，現收藏於河內歷史博物館，編號 I:22990。

¹² 這也可能是鼻部殘缺，線繪圖不清所致。

¹³ 一九九〇年代以前，Lang Vac 遺址發掘出另一把人形柄銅短劍之把手殘件，編號 LV81H4M26:4，長度超過三公分，斷面為橢圓形，厚約一點七乘以零點九公分，把手底端厚零點七公分 (Ha Van Tan 1994, 87)，但沒有圖像資料。

¹⁴ 從 Janse (1958, 51) 發表之圖形，無法確定是劍身殘斷，抑或線圖未畫出劍身全部；

缺，但整體形像與前述出自 Lang Vac 者完全一致，可能為根據同一模型製範鑄造。¹⁵ 此劍沒有出土系絡資料。

二・B 型

B 型人形柄銅短劍劍柄所鑄人像裝束華麗，上下身都有衣著，下身著長裙，覆蓋雙足。頭髮都往上束，有的形成高冠，頭後並無髮辮，有的則以布包覆頭髮。兩耳耷垂至肩，各掛有一件大型耳環。兩手腕處各有二或三環，胸前掛有纓絡。劍柄基部（人像足部）向兩側侈張，在盡頭處迴環與劍身相連成環或鉤。本型依人像髮式、短劍長度，尚可分為二式。

（一）BI 式

此式人形柄銅短劍之劍身與劍柄均較長。人像為秀麗的鵝蛋臉，長度超出正常人體比例，胸部鼓出，應為婦女像。裝束、飾件十分華麗，頭髮向頭頂捲曲，額頭橫裹一條裝飾稻穗形圓點的頭巾，頭巾蒙蓋於頭髮上，形似一個斗笠狀的尖頂帽子。Ha Van Tan (1994, 88-89) 說明共發現五件此型器，在清化省 Núi Nua 發現二件，Thai Hoa, Thiệu Hạp, Xuân Lập 各出有一件，除 Núi Nua 早年發現的一件有較詳細報導與圖像資料、Núi Nua 所出另一件 (Pham Ho Dau and Nguyen Van Hao 1976) 有圖像資料外，其餘三件資料不足，難以細論。此外，另有四件私人收藏的本類型短劍，其中三件 (Brow and Brow 2007; May 2000, 27; *Arts of Asia* 2000, 30.3: 14) 人物形像幾乎雷同（圖五-3, 5, 6），另一件為瑞士收藏家收藏，頸部、胸部裝飾略有差異（圖五-4），此四件缺乏出土系絡資料，且所得圖像資料不甚明晰，此不具論。

1. Núi Nua 出土第一件

Pham Minh Huyen (1996, 348, fig. X.1, 2) 刊出兩件此式短劍，其中一件為一九六〇年代初期在清化省 Núi Nua 古定銘礦一帶地下二十公分深處出土的，共出器物與出土地層資料不明（黎文蘭等 1963, 104-105）。此劍劍柄長十八點二

Goloubew (1937) 發表之線圖，幾乎沒有劍身。又鹿野 (1946, 206, fig. 34) 收錄此劍，引 Goloubew 線圖，認為出自河東省 (Hà Đông) 的 Vang Khang，而為銅柄鐵劍。

¹⁵ Goloubew (1937) 認為此形像可能為女性，所發表的線圖似有女性胸部性徵。

公分，劍身長三十一點八公分，全長五十公分。此劍約略左右對稱，劍端縮狹成爲尖刀；劍身雙面刃，扁而無脊，與劍柄交界處內縮，劍柄兩端向劍身延伸彎曲成爲小圓環（圖五-1）。

劍柄鑄出一直立女人像，身著緊身衣服，腰部束一腰帶，裝飾有一排排圓點，前後均下垂至足部，下端有一道凸滾邊。下身另著一條窄裙，上有折曲線紋裝飾，裹住腳，底邊成圓弧狀展開，十分優雅美觀，整體感覺端莊而華麗。人像兩眼各由二大小相套的兩圓組成，似圓睜狀，眉毛由數道向外放射的短線條組成，使眼睛特別突出而誇張，嘴與鼻部顯然居於次要地位，僅以線條簡單表示。黎文蘭等（1963, 104）認爲此劍源於尺寸較短之人形柄銅短劍，是東山文化本地的劍型。

2. Núi Nua 出土第二件

一九六二年在 Núi Nua 發現一件，出土系絡不明 (Pham Ho Dau and Nguyen Van Hao 1976)。此劍形制、人物裝束、姿態以及服裝上之紋飾，與 Núi Nua 出土第一件幾乎完全類似，但是細節處似乎較爲草率，¹⁶ 頭頂似斗笠狀之髮飾邊緣圓弧，兩眼描繪較爲誇張，胸前不能確定是衣襟或珠飾（圖五-2）。此劍自下裙襠處殘缺。

（二）BII 式

此類短劍，服飾與 BI 式接近，但其尺寸較小，沒有誇張的斗笠形髮髻，對面部的刻畫也較不著意。雖然人像衣飾華麗，但臉部表情突梯滑稽，未顯出莊重之感。兩手彎曲支撐於兩膀，但手位置略向前移，頸部掛有數道纓絡。目前發現有三件，都是 Lang Vac 遺址出土。

Ha Van Tan (1994, 124, 487, fig. XL.3) 發表出自 Lang Vac 遺址的一件本類型人形柄銅短劍（圖六-1），但未提供相關之出土系絡資料。此劍劍身扁平，下端殘斷。人形柄保存完好，長十點五公分，寬二點九公分。此人像臉型較方，眼鼻口可辨，但眼不如 BI 式凸出；細腰，上半身較短，下半身較長，身體比例失衡。身著緊身衣、裙，腰部束一腰帶，上有く形連續紋飾，前後均下垂至足部，下端均有紋飾；衣裙與腰帶之紋飾均不如 BI 式華麗。頭髮盤於頭上成一平頂髮

¹⁶ 此劍出土系絡不明，根據 Pham Ho Dau and Nguyen Van Hao (1976) 發表圖像，其頭部細節以及胸前似掛有纓絡，與古定銘礦發現者稍有不同。

髻，由帽子或布束住，其上有短直平行線紋飾。因線圖不清，手上是否有手環無法確定；頸有四條珠子（？）串成之纓絡，十分美觀。

Ha Van Tan (1994, 461, fig. XIV.1) 發表另一件本類型人形柄銅短劍（圖六-2），其出土地點與相關資料均缺，但據 Pham Minh Huyen (1996, 346, fig. VIII.3)，此劍也是出自 Lang Vac 遺址。此短劍劍身上端斷裂，但尚可接合，劍柄人形之下裙襠略殘，左耳耳環殘失。根據其線圖粗略估算，劍身長約十一公分，劍柄長約八公分，寬達三公分。劍柄之人物造型風格與前一件大致相同，但上體較短，臉型近似下底圓弧的五角形，眼鼻口刻畫較清楚。腰帶相對較寬，有〈形連續紋飾；頸掛三圈纓絡，兩手腕各帶三件手環。¹⁷

三・其他人形柄銅短劍

除了上述諸短劍外，另有五件此類短劍，基本形制屬於本文討論的東山文化類型人形柄銅短劍，但因多屬收藏品，並無出土系絡資料，或圖像不明晰，暫不予歸類。

法國 Guimet 博物館近年購藏一件人形柄銅劍（圖七-1），¹⁸ 編號 MA6225 (Francfort 1996)。此劍劍柄下部殘斷黏合，但基本上保存完整，全長二十八公分，寬四點五公分，劍身、劍柄約略等長。劍柄鑄出一直立男子（？）形像，但各部細節都已省略。厚唇張嘴，高鼻，耳朵似乎並非耷耳，兩手彎曲置於兩胯，成一類似沙丘狀的長弧。頭上似乎有類似帽的服飾，但不甚分明，背後垂有不明顯之髮辮；腰間圍一布帶，無明顯衣裳。下體成一整體，無明顯的足部，至底部向外侈張，成一彎弧，並鉤連迴轉成一小圈。人像兩手各有一手環飾，耳朵似無裝飾。

¹⁷ Pham Minh Huyen (1996, 346, fig. VIII) 刊出出土於 Lang Vac 遺址的四件人形柄銅短劍，其中第二件 (fig. VIII.2) 的線圖與 Ha Van Tan (1994, 487, fig. XL.3) 發表的短劍之人物造型以及劍身刃部曲度十分類似，有可能是同一件；但二者線圖又有明顯的不同（圖六-3），於此存疑。根據線圖比例，此短劍尺寸稍大，劍柄約長十一點五公分，劍身約長十三公分。

¹⁸ 購自泰國 Chiang Rai 的一位收藏家，但其出土地點與相關系絡資料闕如，報導者根據器物特徵與藏於越南河內的兩件此類器對比，認為應出自越南北部 (Francfort 1996)。

Musees Royaux d'Art et d'Histoire in Brussels 收藏一件人形柄銅短劍 (Lambrecht-Geeraerts and Schicklgruber 2003, 110; Talon-Noppe 1983, 37),¹⁹ 全長二十八點三公分，很可惜地，沒有這件器物各部分尺寸，也沒有出土資料。所發表之影像不夠清晰（圖七-2），但大致可看出劍柄鑄出一修長的直立人像，卵形臉，細部不明，兩耳上掛有大耳環垂至肩，兩環均殘，手臂並無環飾。頭上有方頂之高髮髻，是否有其他衣飾不明。兩手貼置於兩胯邊，下體似乎鑄成一整體，無明顯可辨之左右足，下端向外侈張，但沒有小環鉤。劍柄與劍身相接處似乎有階。

Lan H. Pham 收藏有一件東山風格但形制特殊的人形柄銅短劍，曾在巴黎 KAOS – Parcours des Mondes 展出，*Orientations* 期刊二〇〇五年九月號登出此件短劍的廣告。劍身全長三十四公分，其人物形像、裝束接近 AbI 式，但在兩足外側自基部向上至膝部各有一個裝飾，前端類似蕨類幼芽捲曲。劍柄基部向兩側延伸迴旋，亦似蕨類幼芽捲曲。劍身表面有似乎是刻畫而成的紋飾（圖七-3），類似裝飾的短劍在東山文化區域與廣東沿海一帶也有出土（鄧聰 1993）。

新加坡 Asian Civilisations Museum 收藏一件人形柄銅短劍（編號 1991.121），全長十八點四，寬三點二公分 (Tan 2008, 48)。形制接近 AaIII 式，但是臉孔較為長方，身形較為修長，左耳缺，右耳環飾為連環，在下的環殘斷，人形柄銅短劍中人像耳戴連環的，僅此一例。腰下布幅較細長，兩足間並無空隙，人足基部平緩，劍柄與劍身相接處有極小的環（圖七-4）。此器並無出土系絡資料。

Arts of Asia 期刊於二〇〇〇年出版第三十卷第三期，在該期頁二十六刊出一件東山式人形柄銅短劍的商業廣告，器型接近 AaI 式，兩臂各有一環，耳飾似為耳栓，劍格兩端迴環成圈。但是人物像左手持有一長棍棒狀物，為東山式人形柄銅短劍中僅見的一例（圖七-5）。

¹⁹ 此短劍博物館編號 H.758，為比利時人 Clément Huet (1874-1951) 於一九三〇年代前收集。Huet 於一九一四至一九年擔任 Societe Cotonniere du Tonkin 在清化省 Nam Dinh 的會計師，而後留在越南北部經商，並居於河內，Huet 從一九一二至三八年居於越南，長達二十六年。他與發掘東山遺址的 Pajot 熟識，並曾參與 Pajot 的發掘。Huet 收集了超過七千件越南文物，在他死後，有二千八百五十一件為 Musees Royaux d'Art et d'Histoire in Brussels 購藏，包括這件銅短劍。又據 Schotsmans (1990)，Huet 收藏有二百二十九件越南銅器，無法確定其收藏品中，是否還有其他人形柄銅短劍。但 Musees Royaux d'Art et d'Histoire in Brussels 購藏品中，似乎僅有一件此類器物（參見 Francfort 1996）。

叁·東山式人形柄銅短劍之出土系絡資料與可能年代

一·東山文化地區人形柄銅短劍之出土系絡

上述諸件器物，一九六八年²⁰以前出土者，多數源自採集所得或由收藏家之手轉入博物館，或來自上世紀初期不甚嚴謹的考古發掘，缺乏詳細之出土資料與共出器物描述，難以根據這些有限資料討論其相關問題。其後，Lang Vac 遺址經過多次發掘，共出土人形柄銅短劍有五件之多，並且為科學發掘所得，應能提供較詳細的出土資料，但由於與人形柄銅短劍相關的完整報告尚未發表，僅能就簡報與第三次發掘資料加以描述。

Lang Vac 遺址群於一九七二年發現，地理位置在乂安省 Nghia Dan 縣 Nghia Hoa 村，瀕臨 Ca 河河邊，北距東山遺址超過一百公里。Lang Vac 遺址群包括墓地與聚落，曾經多次發掘，²¹ 出土了大量東山文化遺物，是繼東山遺址發現之後，另一個極受矚目的重要遺址，其出土器物群所反映的文化內涵被認定為東山文化的一個晚期地方類型 (Pham Minh Huyen 1996, 326)。一九七三年第一次發掘約一百座墓葬，除土坑墓外，有兩器合口甕棺葬、鋪撒碎陶片墓，以及一些年代相對較晚的砌石板墓，均隨葬東山式器物；出土有東山式銅鼓、銅鈴等其他銅器、大型陶器、玉飾品等，並首次在越南墓葬中確認銅鼓與人骨之共出關係 (Pham Huy Thong 1974)。第二次發掘一百四十二座墓，除上述墓葬類型外，另有三座陶器護壁墓，絕大多數墓向西北，與河谷流向相同。這兩次發掘出土多件銅斧、匕首、七件銅鼓、少數動物像、靴形斧；包括容器在內的其他種類銅器、陶器、石質與玻璃質飾品等；並出土一件石範；人形柄銅短劍則出有五件，²² 但由於詳細報告尚未發表，無法確定這些人形柄銅短劍在出土墓葬中的位置，以及出土此類型短劍的墓葬相對於其他墓葬的規格大小。第三次發掘九十一座墓葬與疑似墓葬，共出土二十四件銅短劍，沒有一件是帶人形柄的，但根據出土系絡資

²⁰ 越南考古研究所於一九六八年成立。

²¹ 一九七三年越南考古學家進行第一次發掘，一九八〇至八一年進行第二次發掘，一九九〇年日越聯合考古隊進行第三次發掘。第一、二次發掘正式報告尚未出版，第三次發掘報告已於二〇〇四年出版 (Imamura and Chu Van Tan 2004)。

²² 第二次發掘簡報 (Ngo Si Hong 1983) 僅約略描述其中兩件，編號分別為 LV81H5M12 與 LV81H4M26 4。

料，這些銅短劍大多是出土在墓主手邊附近 (Imamura and Chu Van Tan 2004)。在聚落區則發現有「爐子」遺跡，可能有鑄造銅器之作坊，銅器之鉛同位素成分落在雲南、廣西銅礦之分佈範圍內，暗示可能與中國華南與西南地區有所關聯 (今村 2001)。

Lang Vac 墓地出土了中國式弩機，以及八銖半兩與四銖半兩銅錢各一枚，其鑄造年代為西元前二世紀；一件碳十四定年資料為距今 1990 ± 85 ，配合器物觀察，Lang Vac 遺址時代約在西元前二至一世紀 (Ngo Si Hong 1983; 今村 2001; Imamura and Chu Van Tan 2004, 153)，出土的人形柄銅短劍年代應在此一時期或稍早。

二・樹木嶺出土人形柄銅短劍之系絡資料與可能年代

本文討論之短劍，唯有出自長沙樹木嶺者有完整的報導，現就樹木嶺墓葬出土資料進行分析。根據發掘報告 (湖南省博物館 1984)，該墓 (M1647) 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位置在湖南省長沙市東南角樹木嶺一小丘上。墓中葬具與人骨均已腐朽，葬具結構與葬式不明。此墓陪葬品數量不豐，銅器有小型三足有蓋鼎一件、羽狀地紋右旋四山紋鏡一件、具中稜脊之柳葉形銅矛一件、²³ 銅印一枚，以及一件人形柄銅短劍；此外，另有重圈紋玉璧一件 (圖八-2)，以及未辨器型之漆器印痕，全墓沒有出土一件陶器。

報導者認為此墓可確定是一座戰國時期越人墓葬，²⁴ 其證據為：一，沒有陪葬陶器，「不可能是一座楚墓」；二，所出銅鼎鼎足細長有稜，足端外撇，壁薄，屬「越式鼎」，時代約為戰國時期偏晚；三，人形柄銅短劍曾於越南東山文化出土，廣東亦有以人為銅器飾者，屬同一類型，具有南方特色的古代越人青銅器 (湖南省博物館 1984)。

此墓墓坑長二點五，寬一點八，殘深一點二公尺，長寬比小於一點五，屬於寬坑式墓葬，墓壁光滑垂直，坑底鋪設有兩根枕木 (圖八-1)，報導者認為與

²³ M1647 出土的銅矛，在《長沙楚墓》附表六「戰國墓葬登記表」中登錄有「矛二」 (湖南省博物館等 2000, 733)，但在表九「銅矛登記表」中沒有登錄 (2000, 215-218)。

²⁴ 一九八〇年，高志喜已報導這件銅短劍，他認為該墓屬於戰國中期或稍早的楚墓 (高志喜 1980)。

長沙地區戰國晚期墓葬接近（湖南省博物館 1984）。²⁵ 馮玉輝分析湘江上游一帶春秋戰國墓葬形式，認為越人墓葬屬於長方形狹形坑，較淺，無封土堆、墓道與腰坑；楚人墓葬為長方形寬坑，長寬比例小於二點五，墓穴較深，個別有斜坡墓道與枕木溝（馮玉輝 1987）。吳銘生根據墓葬分析，對「越人」墓葬形制之看法，與馮玉輝大致相同，認為：華中、華南歸屬為「越人」的墓葬具有類似的葬制，如主要為東西向，封土不明顯，形制不大，墓坑為狹長形，早期基底為弧形，可能為船形木棺，一般棺中殉葬品並不豐富（吳銘生 1995）。越南東山文化有一類船棺墓，葬坑多為狹長型，木質葬具形似獨木舟（Vien Bao Tang Lich Su Viet-nam 1965）；上述中國東南一帶古越人墓葬與其有相當的一致性，而與樹木嶺墓葬明顯有別。

此墓出土之銅印為正方形（圖八-5），邊長約一點二公分，有單字印文「士」，²⁶ 無法確定為私印或官職印，字體亦無法判別其可能國屬。銅印無圖像資料，漆器殘碎，不明器形，難以申論。玉璧紋飾為三圈重圓紋，內外緣有一周弦紋（圖八-2），直徑八點五，璧寬三點九公分，《長沙楚墓》將之分類為 D 型玉璧（湖南省博物館等 2000, 317）。

此墓出土的銅鼎（圖八-4），高十四點二，口徑十點八公分，蓋殘損嚴重。其形制特點為三足細長，一面扁平，一面為四稜狀，足尖外撇。鼎身在耳上靠口緣處有一道凸弦紋，鼎蓋上有渦紋兩周，耳上有變形雲雷紋。《長沙楚墓》將之分類為 BIb 鼎，同類鼎在長沙楚墓 M186 亦出，該墓時代被定為第三期（湖南省博物館等 2000, 450），即戰國中期。橫倉等人將該鼎歸為戰國後期「無文外反足鼎」類型中的 C 類 I 式，時代定為戰國後期末到西漢前期（橫倉等 1990）。此類銅鼎出土範圍很廣，類似器型在兩湖、江西、兩廣多處遺址出土（今村 1998）。

山字鏡為方形紐座，三弦紐，寬緣捲邊，羽狀地紋，山字右旋，底邊中點正對紐座角。紐座較小，並未與山字接觸（圖八-3）。紋飾除羽狀地紋與山字紋

²⁵ 從一九五二至九四年，長沙近郊發掘出土二千零四十八座楚墓，《長沙楚墓》針對這批墓葬進行分類，M1647 被歸類為 BI 墓型，實則應為 CI 型。

²⁶ 原報告作「干」，但承袁國華先生告知，戰國時期干字多作「𠂔」，于字或作「𠂔」，或作「𠂔」，此印文或可釋為于（袁國華 2003 私人交談）；另參《戰國文字編》（湯餘惠 2001）。又「于」字金文中筆往下多向左彎，與此印文亦有差異。但若將該印文顛倒，則明顯為「士」字。現藏北京首都博物館「吳王御士簠」一器，士字寫法與此完全相同，見董楚平（1992, 85）。

外，並無其他花葉、動物或點撇狀紋飾，直徑九點八公分，為小型銅鏡；《長沙楚墓》將之分類為 D 型丙類四期八段二 C 型 Ib 式銅鏡（湖南省博物館等 2000, 236-237）。²⁷ 此鏡地紋並不繁複，沒有輔助紋樣，屬於早期型式，年代可能為戰國中期。山字紋鏡在楚文化分佈地帶大量出土，據悉在長沙楚墓中即出土超過二百枚（鄧秋玲 1999），可算是楚文化很典型的器物，但由於山字紋鏡時空分佈範圍很廣，在古代曾為多種族群使用（曾在 Altai 區域出土），在越族墓葬中亦有可能出土。

樹木嶺一號墓出土物，多屬「中國」式或帶漢字器物，本文所討論之人形柄銅短劍類型為東山文化的典型器物，其人物形像服飾，與楚人風格之分別顯然可見；就整體隨葬品分析，樹木嶺所出土之人形柄銅短劍，明顯屬於「侵入性」(intrusive) 或「外來的」(exotic) 器物。如果越南北部是其製造中心，則其流傳到湖南長沙，勢必有一段時間，經埋藏後，此短劍製造之年代應早於樹木嶺墓葬時代，可能在戰國時代晚期之前。

三・東山式人形柄銅短劍之可能年代

前述樹木嶺出土之人形柄銅短劍，其時代如上述約略為戰國中期，相當於西元前四世紀中葉到三世紀前半葉。在 Lang Vac 出土的五件人形柄銅短劍年代，相當或早於遺址的年代，約西元前二至一世紀。以這兩個時間範圍來看東山式人形柄銅短劍各類型的分佈年代，AaI 式中的樹木嶺、Dang Trung, Thuy Nguyen, Hà Đông 省發現的完全類似的短劍，年代應該相近，均屬於東山文化的早期器物，時代可能在西元前四至三世紀左右。

AaII 式短劍（圖三-1），基部向兩端有向下迴環的趨勢，雖然耳飾與出自樹木嶺的 AaI 式全同，但在兩肩臂處另有臂環裝飾，並且臉形體態明顯有所不同，形制有所演變，可能製作的年代稍晚。本式短劍僅在 Lang Vac 遺址出土一件，根據該遺址年代判斷，本式銅短劍年代約在西元前二至一世紀。

²⁷ 《長沙楚墓》所分之二 C 型 Ib 式銅鏡以 M1211 出土者為例，與樹木嶺所出，仍有紐座較大以及紐角不對山字正中等差別。又湖南省博物館等（2000, 501）認為沒有輔助紋樣的羽狀地紋山字鏡在長沙楚墓最早見於戰國中期，但是卻又認為樹木嶺一號墓所出的為戰國晚期。

AaIII 式短劍，劍柄基部鑄出小環，使其配掛更為方便；此外，人物髮式、臉部與胸部表現方式亦稍有不同（圖三-2），總體形制相同但組成元素變化並有增加，應為 AaI 式短劍演變的產物。

Ab 亞型短劍總體形制與 Aa 亞型接近，但頭頂纏束、耷耳帶大環以及面孔細節，有所不同，可能是作為模鑄的對象之裝束稍有差異，又或是在已有的人物形像上，稍作修飾。從裝飾技法與人物刻畫考慮，本式與 AbI 式短劍應有承繼關係。根據 Lang Vac 遺址年代判斷，本式銅短劍年代約在西元前二至一世紀。

BI 式短劍劍柄的人物形像，衣裙、裝飾華麗，鑄造精良。均為耷耳帶大環，劍柄基部均有小鉤環（圖五），似乎受到 AaIII 與 Ab 類型人形柄銅短劍造型的啟發或影響，而就不同人物為樣式製作的，其時代可能稍晚於 Ab 亞型，或可定為西元前二至一世紀。BII 式短劍劍柄的人物形像、衣著與 BI 式短劍相同，但臉型刻畫較不明晰，頭飾有所不同，時代或許稍晚，暫定為西元前二至一世紀。²⁸

肆・人形柄銅短劍之功能

銅質人形柄武器除了在越南北部之外，也在雲南、島嶼東南亞、臺灣、內亞草原、歐洲等地區發現，但其型式風格有相當大的差異。在不同材質上刻出人形像的表現方式，在全球許多地區、不同時代都有分佈，可說是人類「藝術」表現常用的母題，部分地區的人形柄器或人形像器物的形貌姿勢，有甚為相像的（圖九）。這類器物產生的原因可能很複雜，所欲傳達的意念也可能各不相同。新幾內亞原住民木雕所刻畫的人像，被解釋為祖先像（杉浦 1943）；菲律賓呂宋島 Ifugao 族信仰會帶來豐收的神祇的形像與 A 型短劍十分類似（圖九-4）。伊能嘉矩報導臺灣南部排灣族內文社大頭目家中所藏銅人頭像柄鐵刀，指出排灣族視其為祖先之靈（伊能 1908）；鹿野忠雄（1946）研究這類銅柄鐵刀劍，認為其人像與東山文化所出者相同，主張排灣族銅刀起源於越南北部，並指出排灣族帶人頭的銅柄鐵刀劍是作為咒具或祭器使用（器型請參見圖九-2）。Goloubew（1929, 27）認為 A 型短劍是由手持之吉祥杖轉變為銅武器形制，可與 Moi 及 Dayak 置於墓葬上之某些標幟對比，可能代表祖先的形像；Janse（1958, 51）則

²⁸ Guimet 博物館購藏器，人物雖仍保持類似姿態，但臉部、身體各部表現十分簡化，細部表現十分粗率，屬於退化型式，如果屬於真品，其年代也應較晚。

認為此類短劍很明顯具有魔力或儀式性功能。Pham Ho Dau and Nguyen Van Hao (1976) 則認為 BI 式短劍所鑄出衣飾華麗的女人形像，可能是掌管水的女神像（？），May (2000, 27) 則提出此類女人形像顯示東山文化為母系社會的說法。各種說法林林總總，實質究竟如何？

相對於其他形制的短劍或匕首，人形柄銅短劍的出土數量很少，在各遺址以個位數被發現，即以 Lang Vac 遺址而論，該遺址共出土八十件匕首或短劍（Ha Van Tan 1999; 何世坤譯本 頁146），而帶人形柄者僅有五件。這批人形柄銅短劍鑄造精緻，所鑄出之人物形像分明，可能不是實用的武器，而有其他用途。尤其從人物形像考察，所刻畫出的至少有兩種形像。其一以 A 型為代表，上身裸露，赤足，下身著僅能遮蔽前後的遮羞布，頭髮在頭上盤成一髻，並以髮辮垂於身後；另一類以 B 型為代表，身穿緊身衣裙，衣著華麗，頭髮梳成平頂狀或誇張斗笠狀的髮髻，除了大耳環與手鐲外，另掛有纓絡項鍊。與前者類似的服飾裝扮也見於東山文化 Viet Khe 遺址所出之銅杓（Ha Van Tan 1994, 488, fig. XLI.3; 本文圖一〇-1）、東山遺址出土之長嘴銅壺（Goloubew 1929, fig. 17, pl. 18; 本文圖一〇-2）以及 Dao Thinh 出土之青銅筒蓋（Ha Van Tan 1994, 468, fig. XXI, 488, fig. XLI.1; 本文圖一〇-3）上所刻畫的人像，或為東山文化常民的日常服飾。後者有上衣有下裙，形像高貴，衣著華麗，有較多的裝飾品，此類人物形像並未在其他器物上發現，如果是以現實生活的人物為模型鑄造的，則此類人物顯然在東山文化社會中是享有較高地位者。²⁹

再者，越南地區出土銅鼓上有關人物之圖案，多是有關舞蹈「祈神」或划船等活動，不如中國地區出土銅鼓上人物活動之繁複（張世銓 1986）。但無論是中國或越南所出土的銅鼓，其上所表現之人物服飾，無一與上述東山式人形柄銅短劍上二種人物形像相同。銅鼓是中國南方乃至東南亞民族重要的儀式性銅器，其擁有者與使用場合都有一定的限制，其上所刻繪的人物活動場景，很可能是某種儀式性的活動，在這種活動之中，人們是以「頭戴羽冠，腰繫兩簷」來表現其相應穿著，並非其民人常服。

²⁹ 類似的華麗頭飾與垂肩聳耳，亦見於大陸東南亞南部吉蔑人 (Khmer) 的宗教藝術，如印度教建築中的神祇像，佛教佛像，以及脇侍佛陀的王室人物像等 (Roveda 2005)，目前尚無法確認東山文化與印度教及佛教藝術間是否有關，也無法討論這種服飾上的相似性是存在於世俗還是宗教、藝術層次，但可以肯定的是，類似的華麗裝束，為大陸東南亞南部地區有地位者的服飾。

從存在兩種服飾類型，且第二類型人物服飾遠為華麗而言，Goloubew (1929) 依據第一類型人物形像推論其為祖先形像，顯然有誤。但由於短劍上之人形柄僅是孤立的站立姿勢，沒有足夠的要素說明其所正在進行的任何活動，又缺乏相關的出土系絡資料，在現階段，不宜對人形柄銅短劍之功能有任何直觀的推測。

伍・楚地與東山文化分佈區域間的聯繫

一九四〇年代，Karlgren 分析十一種銅器裝飾母題，指出越南東山文化受「相鄰」的華中「淮文化」相當程度的影響，根據東山遺址墓葬出土「中國式」器物的定年，Karlgren 認為東山文化的早期階段時代約在西元前四至三世紀 (Karlgren 1942, 8-14, 25)。由於當時中國與越南考古學正在起始階段，僅有少數的出土資料可資比對。Janse 接受其說法，進一步指出東山文化與楚文化之聯繫 (Janse 1972)，也沒有提出可信的證據。其後，兩國考古工作發展，各自在指涉地區出土了彼此相關的器物。³⁰ 就現有考古資料顯示，在今日越南境內發現出土秦漢以前「中國式」器物的遺址以及出土物相當多；相對地，典型東山文化遺存在今日中國境內發現非常少。除了本文討論的銅短劍之外，一九七〇年代末，在湖南衡山霞流市湘江畔一座土坑墓出土一件銅靴形斧³¹ (周世榮 1979)，無論就形制、其上之人物紋飾而言，均與東山文化所出靴形斧 (圖一一-1) 類似，但是該墓共出器物組合基本上仍是中國南方青銅時代遺物，顯然屬於又一次東山文化遺物「侵入」楚地的事件。

從考古證據而言，長沙地區與越南北部在西元前三世紀以前有所接觸，是無庸置疑的。但兩者間之聯繫始自何時，史料不足徵。越南歷史著作如《嶺南摭怪列傳》，記載神農裔孫祿續娶洞庭龍君之女，生崇覽，號貉龍君，生子為百越之祖，遂開文郎國，為越南公認始祖，此為越南與洞庭湖地區直接聯繫之文獻記載；該書並有殷王征其地而死有廟之說，傳說悠謬，未可定為信史。³²《史記·

³⁰ 之前，一九六一年已在越南海防市的 Viet Khe 遺址出土多件「外來遺物」，有漆器殘件與一件典型的「越式鼎」(圖一一-3) (Vien Bao Tang Lich Su Viet-nam 1965, 52, fig. 16.2)，報導者認為是於中國戰國時期傳入的。

³¹ 出土於一座被湘江沖毀的土坑墓。

³² 《嶺南摭怪列傳》卷一〈鴻龐氏傳〉指出神農裔孫祿續受封為涇陽王，治南方，號赤鬼

五帝本紀》記載帝顓頊高陽所撫，南至于交趾；³³《墨子·節用中》說堯治天下，南撫交趾；《呂氏春秋》卷二二〈慎行論〉指出禹之四至，南至交趾。傳說中的古帝從顓頊、堯到夏禹，都有統治勢力到達交趾的記載；《尚書大傳》也有周公之時，交趾之南越裳國來貢白雉之說；均以世代幽遠，亦難以憑信。先秦兩漢文獻如《禮記·王制》提及南方曰蠻，雕題交趾；《逸周書·王會解》提及蒼梧翡翠，《呂氏春秋》卷二〇〈恃君覽第八〉亦云：「……揚、漢之南，百越之際，……多無君……」。這些文獻分別指出了先秦時期，漢族對華南乃至越南北部初樸的認識。

在西周晚期，楚君熊渠經略揚、越之地，其地大概在今湖北北部一帶；³⁴至戰國初期以後，³⁵吳起相楚悼王（約390 BCE以後），變法圖強，南攻楊越，³⁶此處所指之楊越，與熊渠所伐之揚越，應該不是一地，其實至少已包括了洞庭、蒼梧等地。³⁷又楚威王時（約339-329 BCE），³⁸楚地與西江下游一帶，似乎有

國，能至水府，娶洞庭龍君女，生崇纜，號貉龍君，實龍類。崇纜娶神農另一支系女嫫嫫為妻，生百子，是為百越。又載貉龍君率五十子入水府，嫫嫫率五十子居陸，分治天下，自相推服，尊雄者為主，號曰雄王，國號曰文郎國。《淮南子》卷九〈主術訓〉載聖王神農之治天下，「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至暘谷，西至三危，莫不聽從」。與晚期的越南記載有所鈎連。又《嶺南摭怪列傳》同卷〈董天王傳〉一則云：「雄王以天下之富，缺朝觀之禮，殷王將托巡狩而侵之。」又載殷王死於陣前，殷世凡六百四十四年，不敢加兵。卷二〈越井傳〉指出在雄王三世時，殷王舉兵南侵，駐兵並敗死於（武寧郡）鄒山之下，為地府君，民立祠奉祀，歷周至秦，祠廟頽廢，仕秦越人崔亮重修。似乎越地傳說古代曾與殷人有所接觸，但地理懸隔，中國並無這方面之記載，三代帝王南狩者，唯昭王南征溺死於漢水。

³³ 《大戴禮記·五帝德》載孔子回宰我問亦同。

³⁴ 段渝（1990）認為揚越在內鄉、鄧縣、襄樊之間，地當漢水中游。

³⁵ 《左傳·襄公十三年》記載，楚共王卒，子囊稱其功勳有「撫有蠻夷·奄征南海」，此南海未能確定為實稱。

³⁶ 據《戰國策》卷五〈秦策三〉蔡澤說秦應侯，《史記》卷七九〈范雎蔡澤列傳〉同，但《史記》卷六五〈孫子吳起列傳〉作「南平百越」。又《後漢書》卷八五〈南蠻西南夷列傳〉云：「吳起相悼王，南并蠻越，遂有洞庭、蒼梧。」

³⁷ 按《漢書》卷九五〈西南夷兩粵朝鮮傳〉：「秦并天下，略定揚粵，置桂林、南海、象郡，以適徙民與粵雜處。」又《漢書》卷四九〈爰盎鼂錯傳〉云：「楊粵之地少陰多陽，……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秦始皇時的揚粵，如果與楚悼王時的楊越相同的話，那麼此處之揚粵，可能包括爾後的桂林、南海、象郡之地。

³⁸ 《戰國策》卷一五〈楚策一〉記載蘇秦說楚威王（339-328 BCE）曰：「楚地……南有洞庭、蒼梧。」

所聯繫。³⁹ 這些文獻資料顯示，到了西元前四世紀後半，楚國疆域確實已包括今日兩廣北部，也可能在此時，東山文化的特徵器物，經由各種方式，輾轉流入長沙地區。

中國與今日越南之地發生聯繫，最早之確切文字紀錄為秦始皇時。《淮南子》卷一八〈人間訓〉：「秦皇……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鐔城之嶺，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為秦虜，相置桀駿以為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屍流血數十萬，乃發戍卒以備之。」《淮南子》卷二〇〈泰族訓〉：「趙政晝決獄而夜理書，御史冠蓋接於郡縣，覆稽趨留；戍五嶺以備越，築脩城以守胡，然姦邪萌生，盜賊群居，事愈煩而亂愈生……」，發動之人數或有過份誇大（胡守為 2005），但此為中國政權首次大規模南征百越，當無疑義，對於今日中國南方必有深遠影響。但觀其戍守之地，仍在今湘粵桂贛諸省南部等處，未至今北越之地（參見呂士朋 1977, 27）。至始皇「三十三年（214 BCE），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⁴⁰ 設郡徙民，與粵人雜處，秦漢文化與東山文化才有了頻繁的互動。漢文化墓葬與器物也大量地出現在各地越南東山文化遺址上層。

陸・結論

學者甚至一般民眾早已瞭解到，人類文明曾在地理位置懸隔的世界各地多處獨立發生，但當範圍限縮到這些各自文明中心所處的地理區域時，學者又常常認定其相鄰地域的文化發展是受到這些文明中心輻射的影響，而不經意地否定各所謂「落後地區」在外來刺激之外，自我文化發展的進程。中國南方地區過去即經常性地被認為是受到中原文化南下的影響，而逐漸發展進入文明社會。中國考

³⁹ 晉·裴淵，《廣州記》：「州廳事梁上畫五羊像，又作五穀囊，隨像懸之。云：昔高固為楚相，五羊（筆者按：原誤作年）銜穀莖于楚庭，於是圖其象，廣州則楚分野，故因圖象其瑞焉。」轉引自《太平御覽》卷一八五〈居處部十三〉。又《廣東新語》卷七〈人語〉：「高固，南海人，周顯王時，以才能歸楚，為威王相。」

⁴⁰ 見《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

古學近二十餘年來的研究發展，證實文明在中國多個地方以多種形式發生，即在中國南方也存在多個文明源發中心，有學者稱之為「南方文明」（童恩正 1998）。事實上，「南方文明」一辭仍帶有以中原為中心的色彩，而且中國學者在探討中國古代文化與周邊地區關係時，經常過份強調其共性，而忽略各地區人群對其自身文化發展的貢獻。如果從東部亞洲地區整體觀察，我們會發現，在這些中國「南方文明」的南方，也存在至少一個文明中心，這個文明中心從新石器時代末期到鐵器時代有完整而持續不斷的文化發展。

當然，這個文明中心也曾與中國的「南方文明」甚至其他地區在不同時期有過程度不同的接觸與交流，具體的物質證據顯現於共同出現某些特徵器物。除早期的牙璋很可能是從華北地區傳入之外，晚期的銅鼓，以及某些「越式鼎」、一字格銅劍、羊角紐鐘、長胡有翼形銅戈（參見今村 1998）等似乎可以認為是中國「南方文明」的特徵器物進入越南之地；同時或稍後，中國北方文明典型器物如銅鏡、銅簋、銅幣等也在東山文化區域內出現而與東山器物共存，顯現了中國南方地區文化乃至北方文明對越南北部東山文化可能的影響。另一方面，在中國南方甚至華中地區出現了明顯屬於東山文化的特徵器物，雖然現有資料太少，⁴¹ 尚未能建立此類「外來」器物傳入湖南地區的可能途徑，東山文化對中國南部地區考古文化的內涵有何影響也待未來更多的資料與更精細的研究，但至少證明了物質文化的交流是雙向發生的。

根據本文的研究顯示，人形柄銅短劍的製作中心應為分佈於今日越南北部的東山文化核心區域，其類型可以分為二型六式，AaI 式的製作年代可能在西元前四至三世紀，其他形制的人形柄銅短劍可能為西元前二至一世紀製作。這類特殊性器物並非實用器，而可能具有某種儀式性用途或代表擁有者之身分。其分佈不僅及於東山文化的核心區域，也透過目前尚未能清楚的方式與途徑，傳入長沙地區。

（本文於民國九十七年四月十七日通過刊登）

⁴¹ 長沙市近郊發掘超過二千座楚墓，出土器物上萬件，但明顯屬於東山文化遺存的，僅有樹木嶺人形柄銅短劍此件器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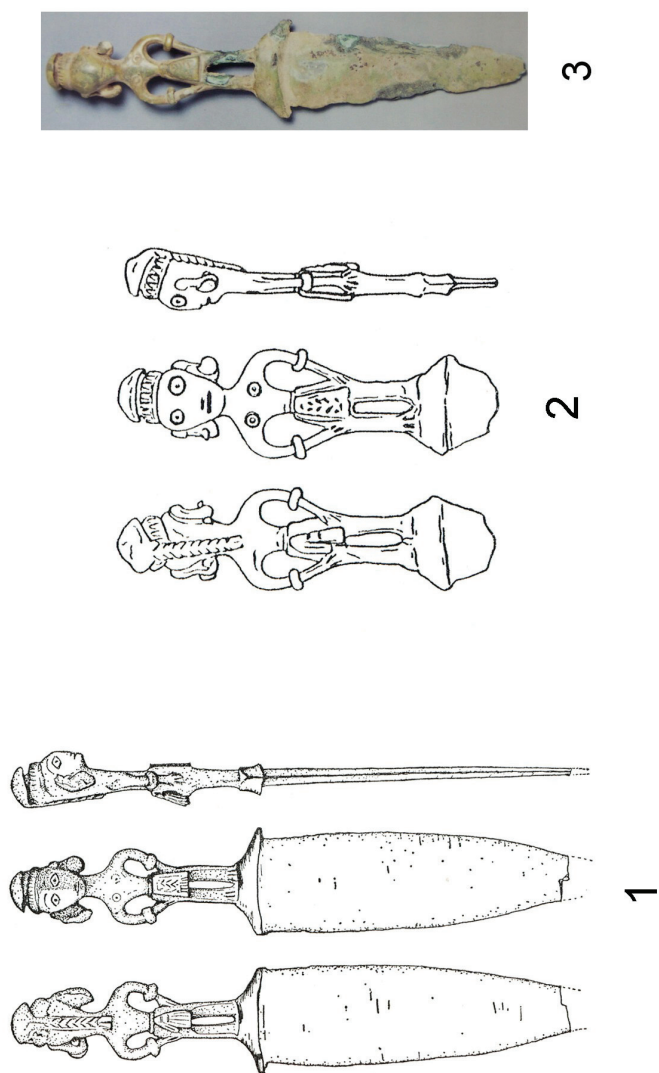
後記

本文初稿曾於2003年12月19-20日在中央研究院舉辦的「中國南方文明學術研討會」上宣讀。感謝會議上參與本文討論提供修改意見的人士以及兩位匿名審查人意見。另外，吉開將人先生提供部分資料，於此一併申謝。

附表：本文涉及越南地名及其漢名一覽表⁴²

羅馬拼音	漢名	羅馬拼音	漢名
Ban Ty		Nam Dinh	南定
Bao Ve	保衛	Nghệ An	乂安（省）、 壹安（省）
Cho Leng		Nghia Dan	
Dang Trung		Nghia Hoa	
Dao Thinh		Núi Nua	那山
Dong Dau	銅荳	Phung Nguyen	馮原
Dong Son	東山	Son Tây	山西（省）
Go Mun	們丘	Thai Hoa	太化
Hà Đông	河東（省）	Thanh Hóa	清化（省）
Ha Tay		Thiệu Hợp	紹和
Lang Ca		Thuy Nguyen	水源（縣）
Lang Ngam	浪銀	Vang Khang	
Lang Vac	鼎鄉、鑊村	Viet Khe	越溪
		Xuân Lập	春立

⁴² 因輸入法限制，大多數越文字母的上下左右標號，未能顯示。而部分越南地名未能尋得漢名，只好從缺。



圖一：Aal 式人形柄銅短劍，比例不一

1. 中國長沙樹木嶺 M1647 出土，採自湖南省博物館 (1984)。
2. 越南 Hà Đông 省出土，採自 Goloubew (1929, pl. 19a)。
3. 私人收藏，傳出自清化省，採自 Brow and Brow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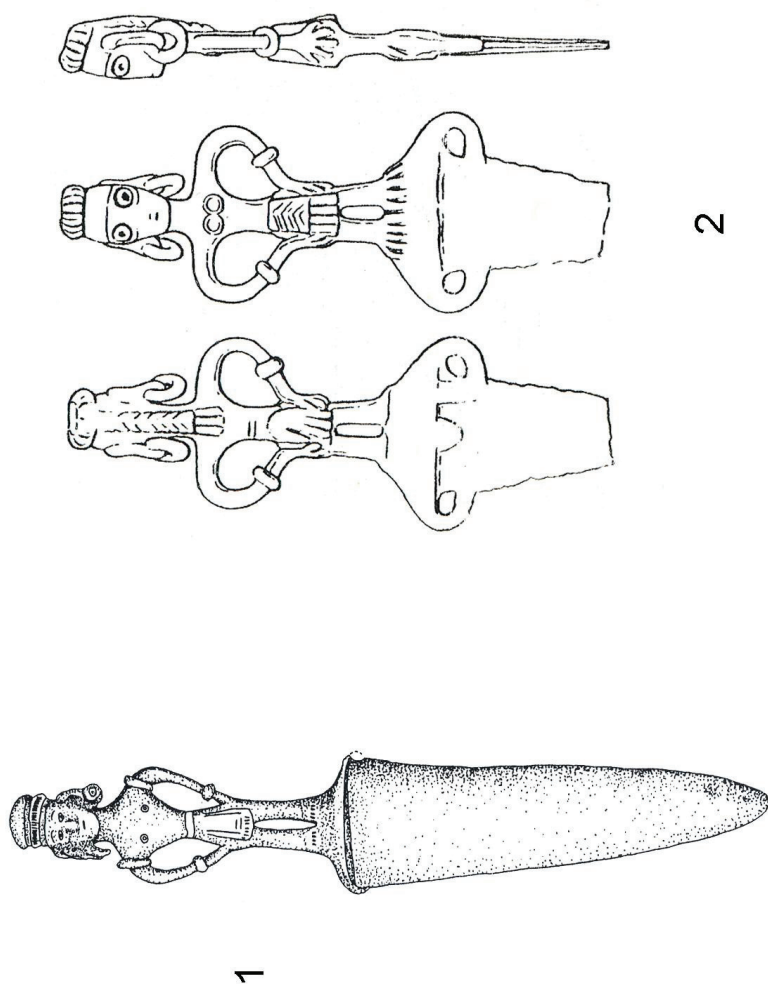


1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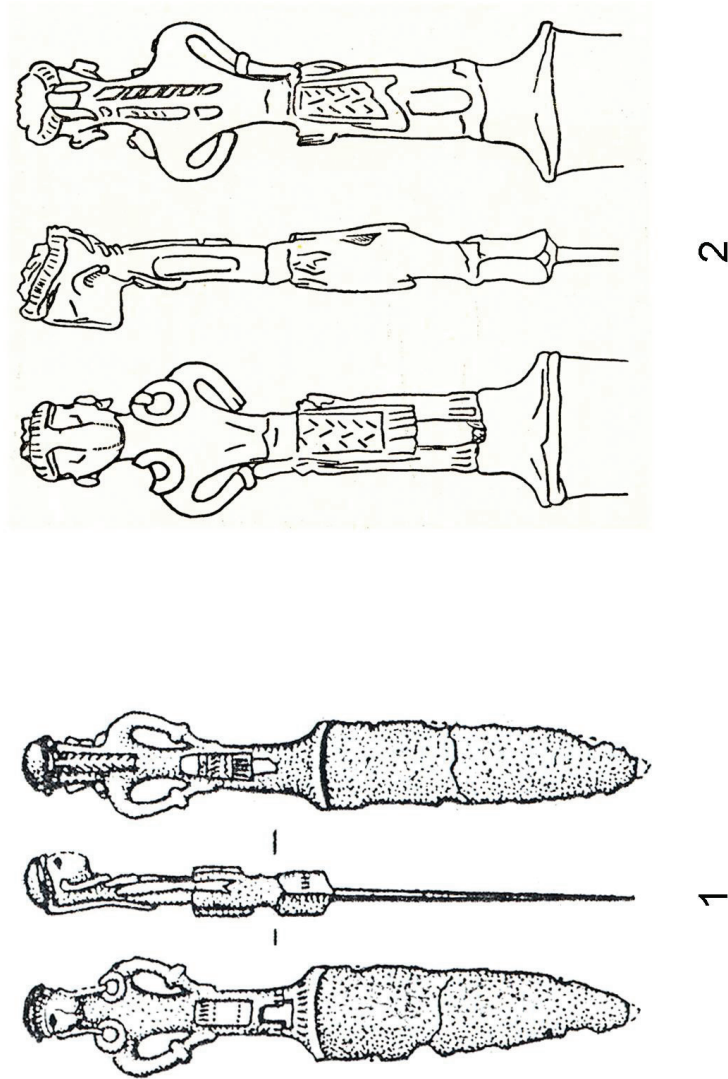
- 圖二：AaI 式人形柄銅短劍，比例不一
1. 疑出土於清化省 Dang Trung，採自 Ha Thuc Can (1989, 11)。
 2. Thuy Nguyen 地區出土，採自 Ha Van Tan (1994, 516, pl. 23)。
 3. 私人收藏，傳出自清化省，採自 Brow and Brow (2007)。



圖三：AaII 及 AaIII 式人形柄銅短劍，比例不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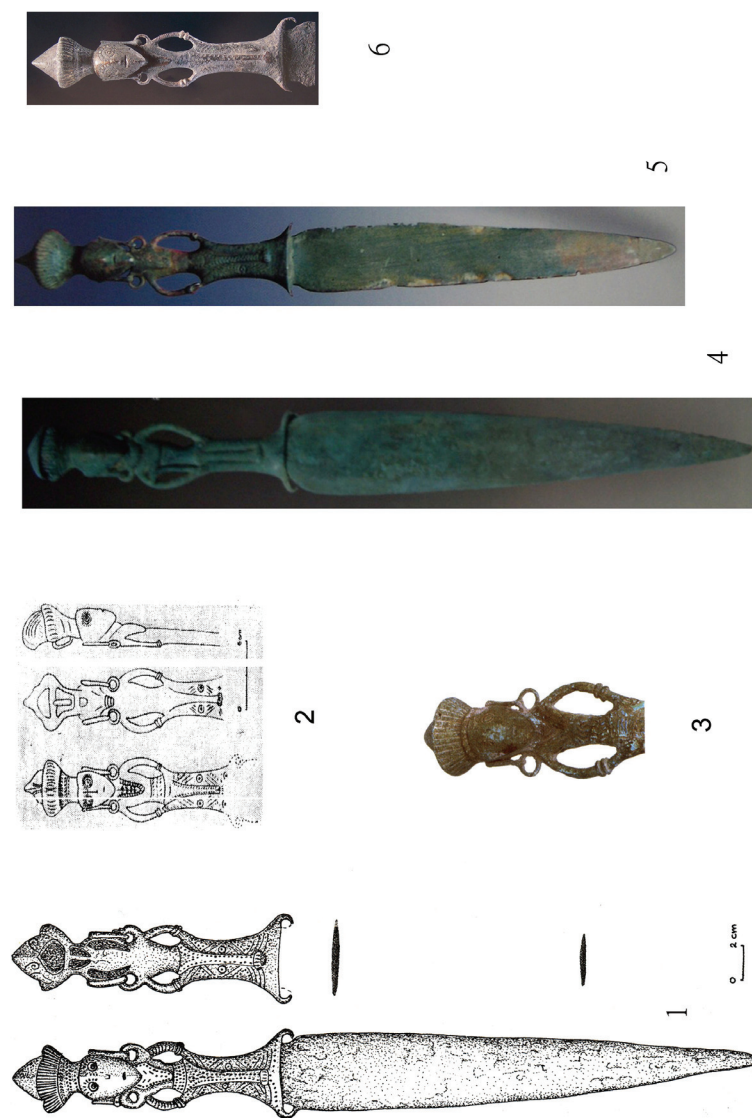
1. AaII 式，Lang Vac 遺址出土，採自 Pham Minh Huyen (1996, 346, fig. VIII.1)。

2. AaIII 式，Louis Pajot 在東山遺址發掘，採自 Goloubew (1929, pl. 19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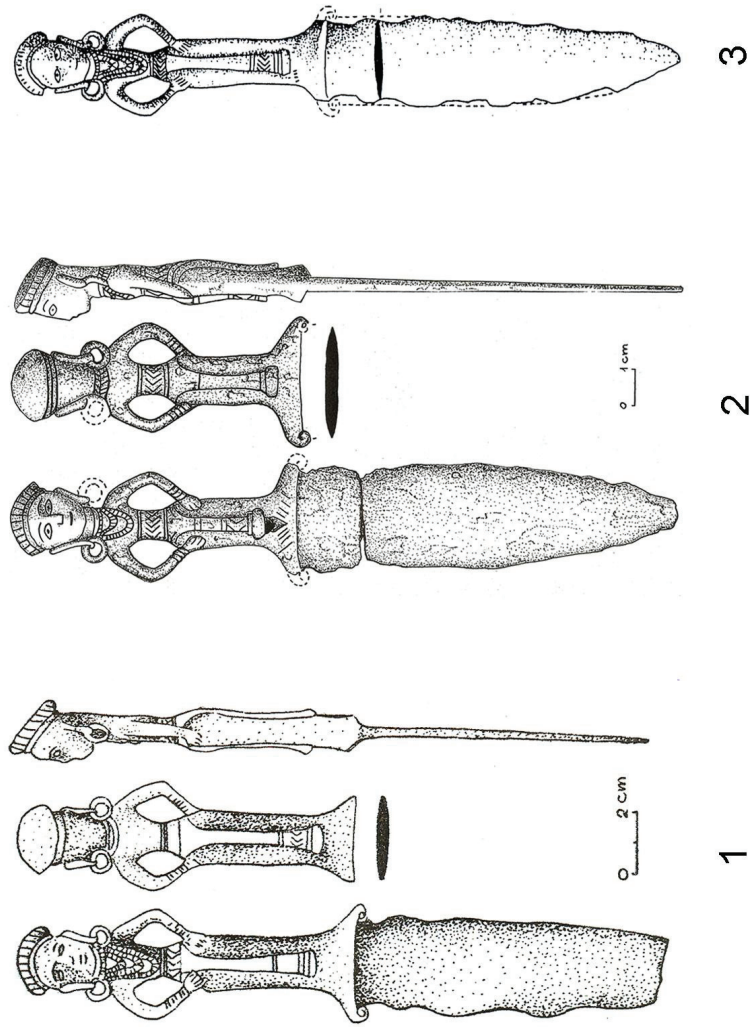
圖四：AbI 式人形柄銅短劍，比例不一

1. Lang Vac 遺址出土，採自 Ngo Si Hong (1983)。
2. d'Argence 收藏，傳出自 Son Tây 省，採自 Janse (1958, 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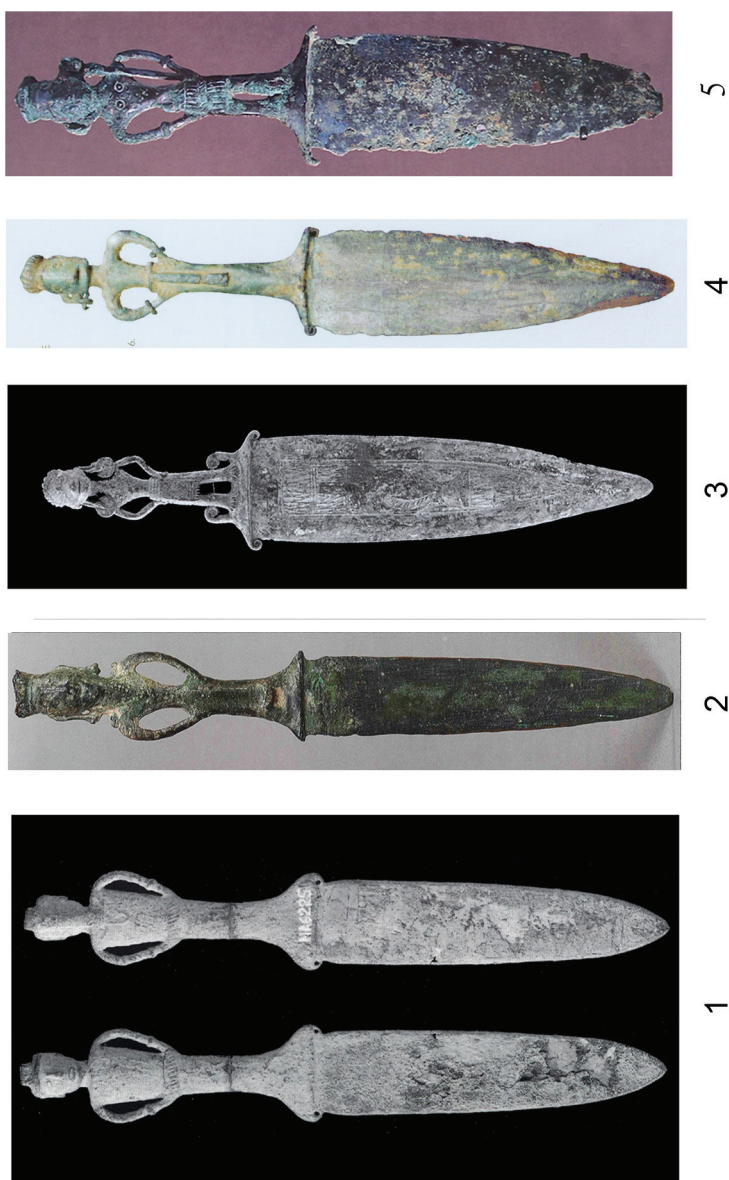
圖五：BI 式人形柄銅短劍

1. Núi Nua 遺址出土，採自 Ha Van Tan (1994, 463, fig. XVI.2)。
2. Núi Nua 遺址出土，採自 Pham Ho Dau and Nguyen Van Hao (1976)。
3. 私人收藏，出處不明，採自 May (2000, 27)。
4. 私人收藏，出處不明，採自 Arts of Asia 38.3 (2008) 廣告。
5. 私人收藏，傳出自清化省，採自 Brow and Brow (2007)。
6. 私人收藏，出處不明，採自 Arts of Asia 30.3 (2000): 14 廣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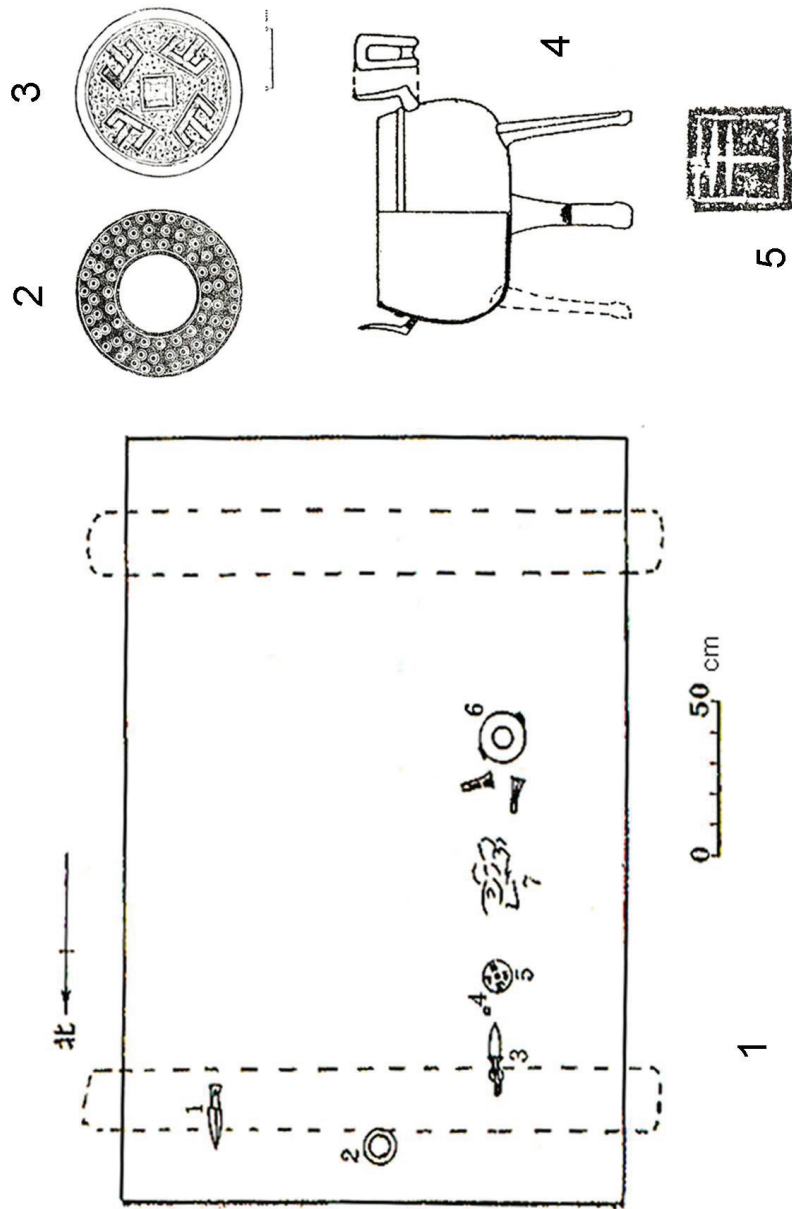
圖六：BII 式人形柄銅短劍，均 Lang Vac 遺址出土

1. 採自 Ha Van Tan (1994, 487, fig. XL.3)。
2. 採自 Ha Van Tan (1994, 461, fig. XIV.1)。
3. 採自 Pham Minh Huyen (1996, 346, fig. VIII.2)，可能與圖六-1為同一件的不同線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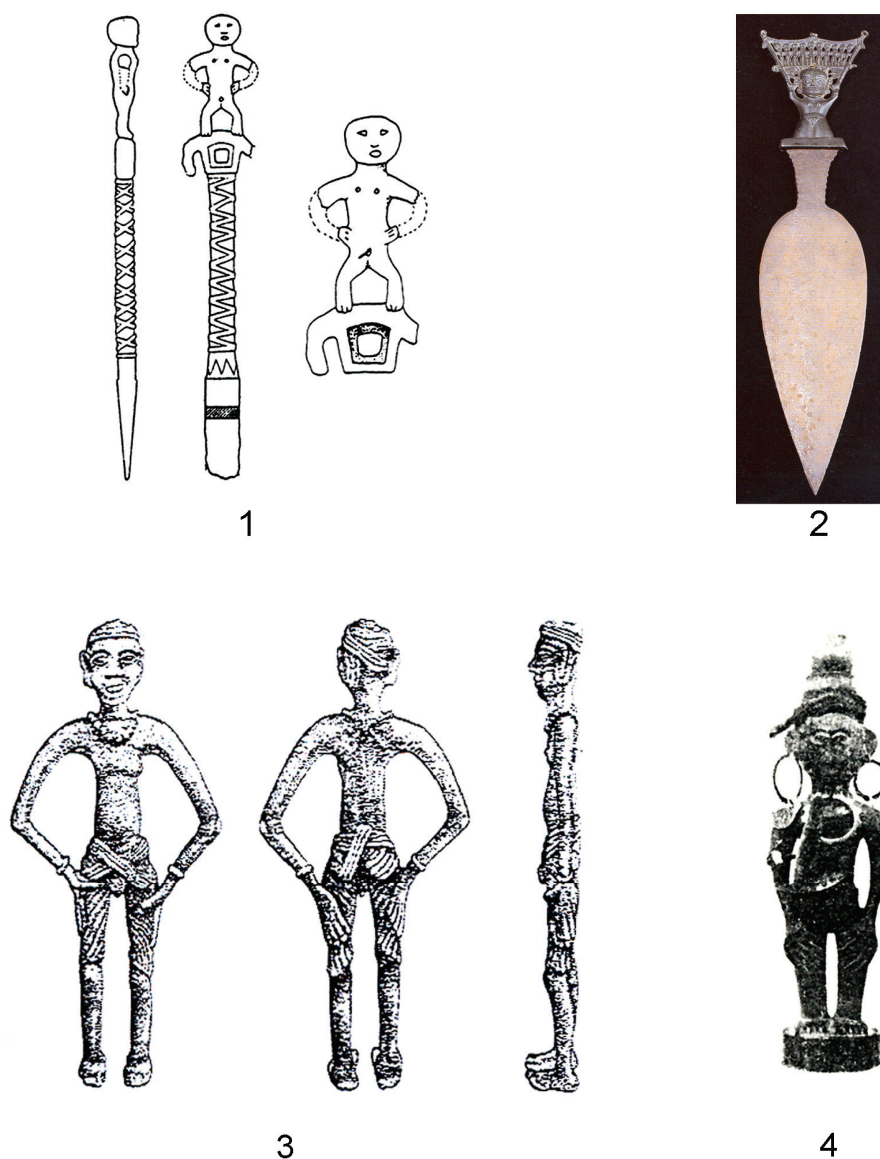


圖七：暫不予歸類之人形柄銅短劍，均缺乏出土系絡資料，比例不一

1. 法國 Guimet 博物館近年購藏，採自 Francfort (1996)。
2. Clément Huet 在越南北部之收集品，採自 Lambrecht-Geeraerts and Schicklgruber (2003, 110)。
3. 採自 *Orientations* 2005.9 廣告。
4. 新加坡 Asian Civilisations Museum 收藏，採自 Tan (2008, 48)。
5. 採自 *Arts of Asia* 30.3 (2000): 26 廣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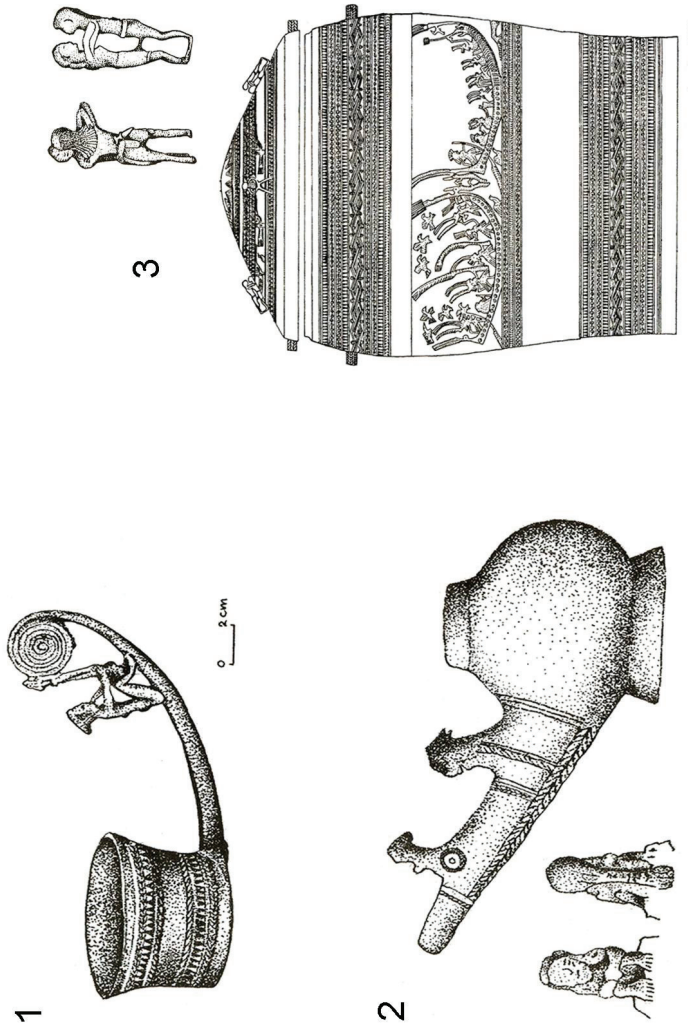


圖八：長沙樹木嶺墓葬平面圖及隨葬器物，採自湖南省博物館（19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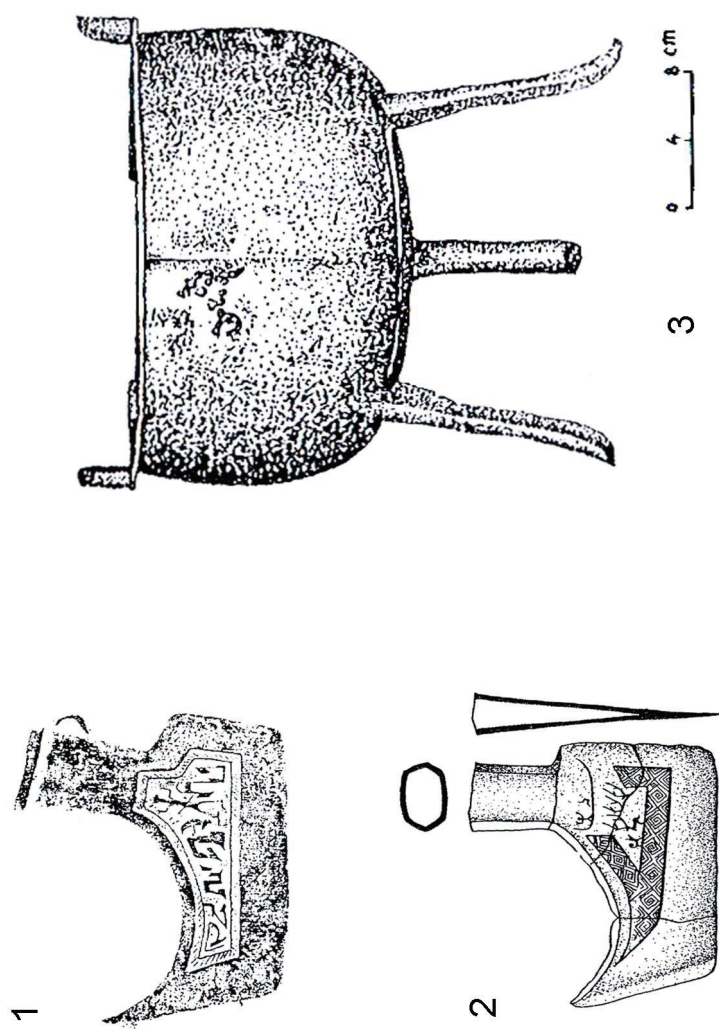
圖九：亞洲部分地區人形柄器或人形像器物，比例不一

1. 廣東清遠馬頭崗 M2 出土人形柄銅匕首，採自廣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 (1964) 以及廣東省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 (1984, 63)。
2. 排灣族祖傳青銅刀，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藏品，採自該館文宣折頁。
3. 印尼爪哇 Bogor 地區出土的銅人像，採自 van Heekeren (1958, fig. 15)。
4. 菲律賓 Ifugao 族神祇木像，採自 Fry (1983, 38, fig. 19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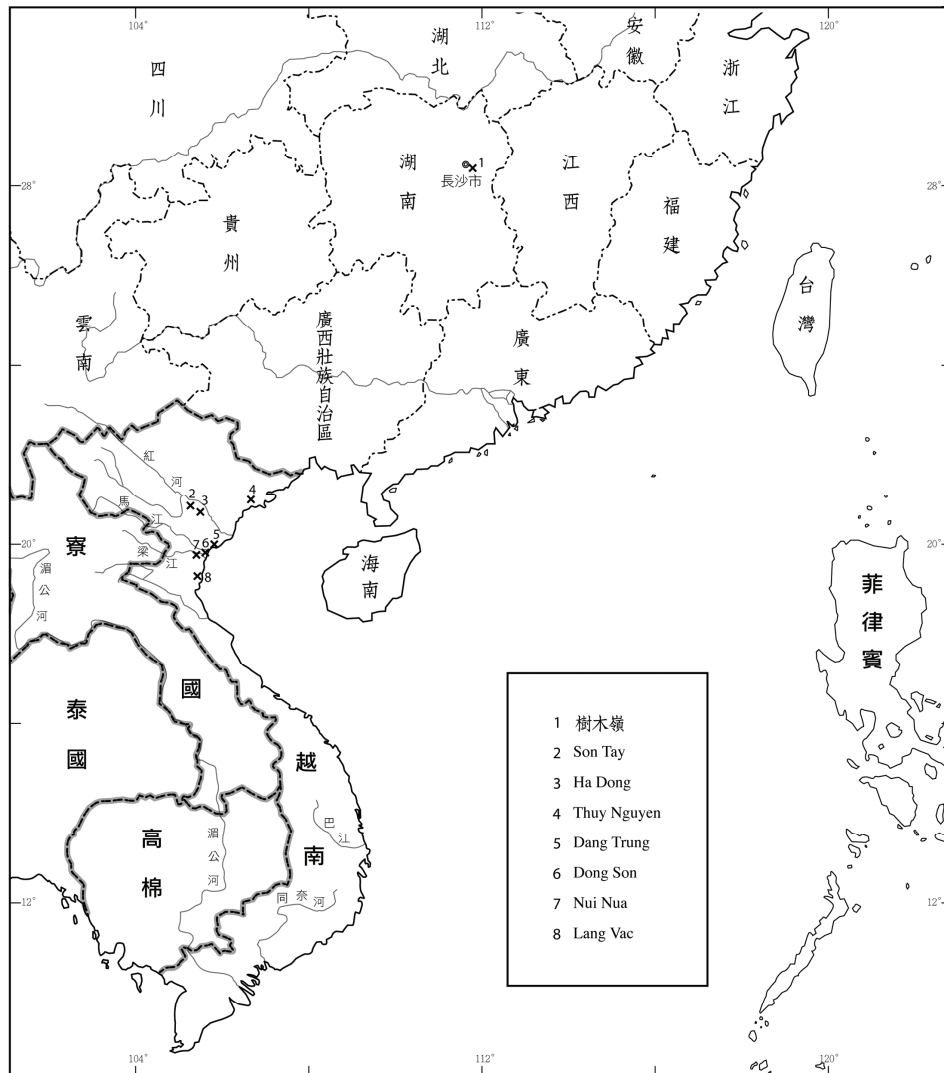
圖一〇：越南北部出土銅器上之人物形像

1. Viet Khe 遺址出土銅勺，採自 Ha Van Tan (1994, 488, fig. XLI.3)。
2. 東山遺址出土之長嘴銅壺，採自 Ha Van Tan (1994, 488, fig. XLI.4, 5)。
3. Dao Thinh 出土之青銅筒蓋，採自 Ha Van Tan (1994, 468, fig. XXI; 488, fig. XLI.1)。



圖一一

1. 中國湖南省霞流市出土銅靴形斧，採自周世榮 (1979)。
2. 越南 Lang Ca 遺址出土靴形斧，採自 Ha Van Tan (1994, 453, fig. VI.3)。
3. Viet Khe 遺址出土銅鼎，採自 Vien Bao Tang Lich Su Viet-nam (1965, 52, fig. 16.2)。



圖一二：出土東山文化人形柄銅短劍遺址位置圖，×表遺址位置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大戴禮記》，漢・戴德，北京：中華書局，1985。
《太平御覽》，宋・李昉，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1968。
《史記》，漢・司馬遷，北京：中華書局，1982。
《左傳》，周・左丘明，臺北：老古出版社，1978。
《呂氏春秋》，秦・呂不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
《尚書大傳》，漢・伏勝，北京：中華書局，1985。
《後漢書》，劉宋・范曄，北京：中華書局，1965。
《淮南子》，漢・劉安，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6。
《逸周書》，佚名，北京：中華書局，1985。
《漢書》，漢・班固，北京：中華書局，1962。
《廣東新語》，清・屈大均，北京：中華書局，1985。
《墨子》，周・墨翟，北京：中華書局，1985。
《戰國策》，漢・劉向，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1。
《嶺南摭怪列傳》，佚名，收入《嶺南摭怪等史料三種》，戴可來、楊保筠校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禮記》，漢・戴聖，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1。

二・近人論著

吳銘生

- 1995 〈湖南古越人葬俗〉，《南方文物》1995.2：112-115。

呂士朋

- 1977 《北屬時期的越南：中越關係史之一》，臺北：華世出版社。

周世榮

- 1979 〈蠶桑紋尊與武士靴形鉞〉，《考古》1979.6：566-567, 563。

施勁松

- 2001 〈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及早期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紀要〉，《考古》2001.12：80-86。

段渝

1990 〈楚熊渠所伐庸、揚、粵、鄂的地理位置〉，《歷史地理》8：178-180。

胡守爲

2005 〈秦征南越紀事辨疑〉，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編，《史學新論》，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頁55-65。

高志喜

1980 〈湖南發現的幾件越族風格的文物〉，《文物》1980.12：48-51。

張世鈺

1986 〈銅鼓人像的族屬試析〉，《文物中國銅鼓研究會第二次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頁180-197。

曾騏、邱立誠、吳雪彬

1996 〈仙橋石璋——兼論先秦中原文化對嶺南的影響〉，《華學》2：118-126。

湖南省博物館

1984 〈長沙樹木嶺戰國墓阿彌嶺西漢墓〉，《考古》1984.9：790-797。

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長沙市博物館、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0 《長沙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

湯餘惠主編

2001 《戰國文字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童恩正

1998 《南方文明》，重慶：重慶出版社。

馮玉輝

1987 〈試論東周時期湘江上游的楚文化及楚的版圖〉，湖南省楚史研究會主編，《楚史與楚文化研究》，長沙：求索雜誌社，頁133-141。

葉廷花

1998 〈新發現的越南北方早期銅器時代的璋〉，《“迎接二十一世紀的中國考古學”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頁466-489。

董楚平

1992 《吳越徐舒金文集釋》，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廣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

1964 〈廣東清遠的東周墓葬〉，《考古》1964.3：138-142。

廣東省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

1984 《廣東出土先秦文物》，廣州、香港：廣東省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

鄧秋玲

- 1999 〈戰國山字紋銅鏡析論〉，《歷史文物月刊》9.3：48-60。

鄧聰

- 1993 〈香港石壁出土人面弓形格銅劍試釋〉，香港博物館編製，《嶺南古越族文化論文集》，香港：香港市政府，頁86-101。
1997 〈東亞先秦牙璋諸問題〉，《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6：325-333。

黎文蘭、范文耿、阮靈編著，梁志明譯

- 1963 《越南青銅時代的第一批遺跡》，河內：河內科學出版社。

今村啓爾

- 1998 〈紀元前一千紀の東南アジアと中國の關係〉，《東南アジア考古學》18：1-20。
2001 〈ベトナム，ランヴアク遺跡と出土青銅器の鉛同位体分析の結果について〉，《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86：47-64。

伊能嘉矩

- 1908 〈臺灣バイワン蕃族の彫刻模様〉，《東京人類學會雜誌》23.267：315-322。

杉浦健一

- 1943 〈ニューギニアの祖先像〉，《人類學雜誌》58.11：434-441。

鹿野忠雄

- 1946 〈バイワン族古代傳承の青銅柄附短劍——臺灣に於けるドンソン文化の波及——〉，《東南亞細亞民族學先史學研究》，東京：矢島書房，頁198-214。

橫倉雅幸、西江清高、小澤正人

- 1990 〈所謂「越式鼎」の展開——紀元前1千年紀後半の東南中國——〉，《考古學雜誌》76.1：66-100, 128。

梶山勝

- 1986 〈越文化の人像柄付青銅短劍：湖南省長沙市樹木嶺1號墓出土資料をめぐって〉，《マージナル》6：8-12。

Bezacier, Louis

- 1972 *Le Viet-Nam*. Paris: A. et J. Picard.

Brow, James R., and Anh Hoang Brow

- 2007 “Bronzes of the Dong Son Culture of Vietnam.” *Arts of Asia* 37.3: 54-69.

Chinh, Hoang Xuan, and Bui Van Tien

- 1980 “The Dongson culture and cultural centers in the metal age in Vietnam.” *Asian Perspectives* 23.1: 55-65.

Fagan, Briam M.

- 1989 *People of the Earth: An Introduction to World Prehistory*.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6th edition.

Francfort, H.-P. (H. F.)

- 1996 “Acquisitions: Vietnam.” *Arts Asiatiques* 51: 120-121.

Fry, Howard T.

- 1983 *A History of the Mountain Province*. Quezon City: New Day Publishers.

Goloubew, Victor

- 1929 “L’age du bronze au Tonkin et dans le nord-Annam.” *BEFEO* 29: 1-46.
1937 “Le peuple de Đông-so’n, Tonkin.” *Congrès Préhistorique de France Compte Rendu de la Douzième Session*. Paris: Bureaux de la Société Préhistorique Française, pp. 753-764.

Ha Thuc Can, comp.

- 1989 *The Bronze Dong Son Drums*. Hanoi: Ha Thac Can.

Ha Van Tan, ed.

- 1994 *Van Hoa Dong Son o Viet Nam (The Dong Son Culture in Vietnam)*. Hanoi: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National Center for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of Vietnam,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1999 *Thoi Dai Kim Khi Viet Nam*. Hanoi: Nha Xuat Ban Khoa Hoc Xa Hoi. 何世坤譯，《越南金屬器時代》，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稿本，1999。

van Heekeren, Hendrik Robert

- 1958 *The Bronze-Iron Age of Indonesia*. The Hague: Verhandelingen van het Koninklijk Instituut voor Taal-, Land-en Volkenkunde, Deel 22 Martinus Nijhoff.

Hunter, David E., and Phillip Whitten

- 1976 *Encyclopedia of Anthropolog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Publishers, Inc.

Imamura, Keiji, and Chu Van Tan

- 2004 *The Lang Vac Sites. Vol. I, Basic Report on the Vietnam – Japan Joint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Nghia Dan District, Nghe An Province, 1990-1991*. Tokyo: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Janse, Olov R. T.

- 1951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Indo-China*. Vol. II.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58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Indo-China*. Vol. III.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72 "The Lach-truong cultures – western affinities and connections with the culture of ancient Ch'u." In *Early Chinese Art and Its Possible Influence in the Pacific Basin*, edited by Noel Barnard. New York: Intercultural Arts Press, pp. 199-230.
- 1973 "Did the Dongsonian mariners reach the South American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2.3: 285-288.

Karlgren, Bernhard

- 1942 "The date of the early Dong-so'n culture." *BMFEA* 14: 1-28.

Lambrecht-Geeraerts, Miriam, and Christian Schicklgruber

- 2003 *Vietnam: art et cultures de la préhistoire à nos jours*. Bruxelles: Musées royaux d'Art et d'Histoire.

May, Jochen

- 2000 *Hidden Treasures: 2000 Years of Vietnamese Ceramics*. Berlin: 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

Ngo Si Hong

- 1983 "New excavation-campaign at Lang Vac (Nghe Tinh)." *Khao co Hoc* 1983.2: 37-54. 今村啓爾譯, *Journal of the Southeast Asian Archaeology* 10 (1990): 92-105.

Pham Ho Dau, and Nguyen Van Hao

- 1976 "May do dong co: Moi phat hien o Thanh Hoa." *Khao co Hoc* 17: 83.

Pham Huy Thong

- 1974 "Finds from north Vietnam." *Arts of Asia* 4.6: 32-36.
- 1983 "The dawn of Vietnamese civilization: The Dong Son archaeological culture." *Vietnamese Studies*, n.s., 2: 43-77.

Pham Minh Huyen

- 1996 *Van Hoa Dong Son: Tinh thong nhat va da dang*. Hanoi: Nha Xuat Ban Khoa Hoc Xa Hoi.

Riesenfeld, Alphonse

- 1950 "Some probable Bronze Age influences in Melanesian culture."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9.3: 226-230.

Roveda, Vittorio

- 2005 *Images of the Gods: Khmer Mythology in Cambodia, Laos & Thailand*. Bangkok: River Books.

Schotsmans, Janine

- 1990 “Clement Huet and the origin of the Vietnamese collections of the Musees Royaux d’Art et d’Histoire, Brussels.” In *Southeast Asian Archaeology 1986*, edited by Ian and Emily Glover. 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561. Oxford: Archaeopress, pp. 241-250.

Talon-Noppe, Catherine

- 1983 *La voix des tambours: Viêtنام – Indonésie – Pacifique*. Morlanwelz, Belgium: Musee royal de Mariemont.

Tan, Heidi, ed.

- 2008 *Viêt Nam: From Myth to Modernity*. Singapore: Asian Civilisations Museum.

Tessitore, John

- 1988/9 “View from the East Mountain: An 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ong Son and Lake Tien civilizations in the first millennium B.C.” *Asian Perspectives* 28.1: 31-44.

Vien Bao Tang Lich Su Viet-nam

- 1965 *Ngoi mo co Viet-Khe*. Vien Bao Tang Lich Su Viet-nam. 何世坤譯，《儲藏於越南歷史博物院之一批越溪古墓之遺物》，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稿本，1999。

Beyond the South of the “Southern Civilizations”: A Preliminary Study of Dongsonian Anthropomorphic-handled Bronze Daggers

Kwang-tzuu Chen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he Dongson Culture, a highly developed civilization, existed in the southern region of the “Southern Civilizations” of China. The Dongson Culture and her forerunners bear a distinct course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since the end of the Neolithic to the Iron Age. Evidence indicates that certain kinds of contacts existed between northern Vietnam and southern China or even northern China. Chinese scholars once held that these contacts manifested themselves as a unidirectional path of cultural transmission in which China was the donor of the cultural assemblage which eventually formed the Dongson Culture. However, cultural interaction is always a multi-directional process: In fact,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indicates that characteristic objects of the Dongson Culture, such as anthropomorphic-handled daggers, had made their way into the Hunan province of China.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available evidences related to this particular dagger and categorizes two types and six sub-types of them which were cast around the 3rd/4th century to the 1st/2nd century BCE. These daggers were certainly not common implements for daily use. Rather they were objects which were most likely used in certain ceremonial events or as prestige objects to represent the status of the owners. The exotic anthropomorphic-handled dagger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during the 4th to 3rd century BCE through a certain manner and course which still remains unknown at this moment.

Keywords: Dongson Culture, anthropomorphic-handled dagger, civilization, Southern Civilizations, cultural contact